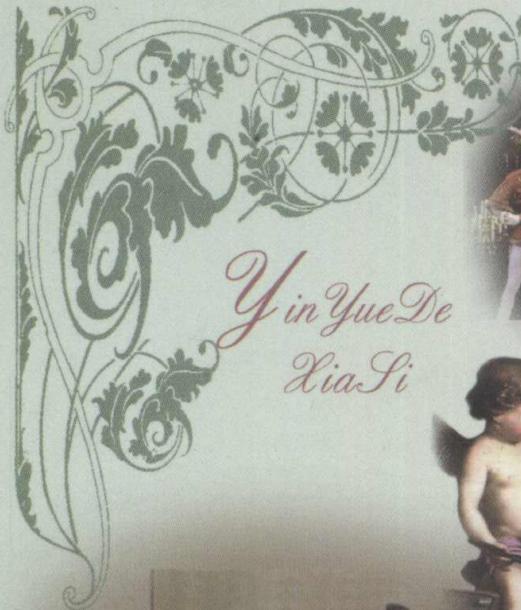


音樂的遐思

李歐梵 / 著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

*Yin Yue De
Xia Si*

音乐的遐思

李欧梵 /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本书由九歌出版社授权

音乐的遐思 / 李欧梵著. —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, 1999.12

ISBN 7-5039-1915-9

I . 音… II . 李… III 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2402 号

音乐的遐思

李欧梵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05,600

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7000

ISBN 7-5039-1915-9/I · 812

定价：16.00 元

小序

李欧梵

我是一个乐迷——典雅一点说，是爱乐者——而不是音乐行家，虽然我出身于音乐的家庭：父亲是作曲家，母亲是钢琴家，妹妹是歌唱家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我命中注定学不成音乐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变成一个乐迷。

在美国，像我这样的古典音乐迷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老，然而在中国，我的感觉是这种人越来越多，否则陈子善先生也不会费神为我编这本谈音乐的小集子了。

我写音乐文章，全是外行，毫无音乐上的职业水平，倒是对音乐家们的隐私了如指掌，和影迷差不多。记得在芝加哥的时候，芝加哥

交响乐团的内幕新闻，我收集了不少，后来读索尔蒂(该团常任指挥)的自传，才发现他所回忆的人和事我全知道。我虽然从未见过他，心理上觉得已经是他的老朋友了。

我的乐迷资格也是靠收集唱片奠定的，至今也搞不清收集了多少，至少有两千多张吧，但也毫无章法，从巴赫到巴尔托克，从芭蕾舞到探戈舞，从交响乐到歌剧，从钢琴独奏、男女独唱到弦乐四重奏、五重奏、八重奏，样样皆收，乱七八糟。当然，和所有发烧友一样，也讲究版本，以录音效果和诠释的好坏为自我定下的标准。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我如何发烧，但是忘了提一句：我的发烧器材还不够格，不是不知道，是没有钱，只好将就着听，用的是B&W805喇叭，播音器是Quad，全是英国货，CD唱机不知换了多少个，都不满意，倒是对新换的电线和电压调节器的作用，颇为自得。

我听音乐是从不正襟危坐的，往往躺下来听，甚至睡在地上听。最近因为背痛，几乎每晚都须要睡在地上。有一次我心血来潮，拿

了父亲的指挥棒，睡在地上指挥马勒的第九交响乐，屋外夜阑人静，我在室内却如痴如狂，还我乐迷的本色，后来也写了一篇杂文以志纪念，也被陈子善收进集子里去了。

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他——其实他也是一个乐迷，而且还在百忙之中紧密跟踪我在海峡两岸三地发表的文章，真是使我铭感于衷。有一次在美国碰到一个大陆来的朋友，他对我说：“看到你在广州一家报纸上为小泽征尔辩护。”我想来想去，没有在广州发过稿，后来才恍然大悟，当然是陈子善的“调度”有功。我如果是音乐家，一定请他做我的经纪人，可惜我只是一个乐迷，无法酬劳他，每次来中国，我都忘不了送他两三张老唱片，以示感谢。

这本小书，是陈子善编的，也献给陈子善，和海内外所有的乐迷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于北大勺园

目 录

小 序 李欧梵 1

· 乐迷遐思 ·

音乐的遐思.....	3
音乐语言的“反讽”和“反抗”	
——一个乐迷的看法.....	11
音乐艺术和同性恋	
——从柴可夫斯基谈起.....	23
音乐和死亡.....	29
我的葬礼.....	33
感恩节的臆想.....	37
音乐小说·小说音乐.....	41

《对等音乐》：一本不对等的小说	45
唱片杂志	50
经典唱片购物狂	54
再狂一次：“全套唱片”购买指南	59
我的“经典”名单之一	
——古典音乐唱片	64
读《中国新音乐史论》	69
不是温文尔雅人住的地方	73
香格里拉	78
慢板生活	82

· 听乐手记 ·

萨尔斯堡音乐节	89
听芝加哥交响乐团	113
听波士顿交响乐团	128
波士顿痛失西蒙·拉陶	
——乐坛流言	132
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物色常任指挥	136
听《大地之歌》	141
听马勒的第九交响乐	146

目 录

·3·

关于《杜兰朵》的对话	150
关于《牡丹亭》演出传统的对话	156
《九月》，夏日的遐思	162
艺术奇才赛勒斯	168
“如果罗西尼不够” ——听波契里的歌	173

· 爱之喜悲 ·

“爱之喜”·“爱之悲”	
——悼念父亲李永刚先生	181
有音的乐	
——写于父亲李永刚教授纪念音乐会前	192

· 附 录 ·

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	
——答《爱乐》记者问	203
“堕落”或“颓废”	
——参观一次展览会的感想	219
现代娜拉：她的个人价值何在？	224

看老电影.....	228
儒家人文精神的书简.....	232
新加坡的书店及其他.....	236
范柳原说音乐.....	241
编后小记.....	陈子善 253

乐迷遐思

音乐的遐思

西洋古典音乐是我的业余嗜好之一(另一个是电影)。据说有此种嗜好的人不少,专业人士——特别是医生——更多,近年来音响技术的发达,镭射唱片录音渐臻佳境,中产阶级消费者群中产生了一批所谓音响迷,音响和音乐加在一起,就成了“发烧大碟”(录音特佳的唱片)和同有此癖的“发烧友”。

我大概可以算是“发烧俱乐部”的候补会员吧。拥有的“小碟”(Compact Disc 简称 CD)当然没有书多(但也有五百多张),而每月经常

“发烧”，往往在唱片行大减价时流连忘返，有时候更变本加厉，从一家唱片行走到另一家，满载而归后，在我的客厅里慢慢地把一张张小碟剪开(在美国，CD仍然包装在塑胶袋或纸盒中)，打开音响系统，小心谨慎地把小碟上机，于是，或雷霆万钧、或温柔绮丽——音乐就从两个落地喇叭中传出来。我的摇椅沙发的位置刚好和两个喇叭成三角形，我于是入座，两脚跷起，然后仔细阅读小碟盒子里的音乐介绍，读后闭眼逐渐进入忘我之境。

我的音响系统只能算是中上级，大部分是英国器材(因为我觉得美国或日本的器材不够柔和)，在我目前经济情况下，也觉得满足了。我的喇叭有两个特点：低音温而厚，高音亮而纯，由于唱机不是超级的产品，所以清晰度略嫌不足，但听交响乐绰绰有余，如果唱片发音效果佳——所谓“发烧大碟”——我听起来也足够过瘾，甚至发起烧来全身进入一种精神亢奋的状态(马勒的作品尤能使我如此)。不过，问题是：如果录音不好，我所想象的效果无法达到，或者更糟的是：有时候唱片

杂志乐评家极力推荐的唱片，我买回来听，反而大失所望，浑身不适。非但无法渐入佳境，而且越听越觉得不是味道，甚至把一个乐章重复几次后，无法卒“听”到底，或勉强听完一次后大呼上当。这种不满足的情况，是我最难忍受的，于是，我不知觉走上音乐和音响“版本”之学的歧路。为了解除心灵上的痛苦，我势必要购买同一个乐曲的多种版本，反复比较，直到满足为止。但是，有时候在购得三四种版本后仍不满意的话，问题就更大了。心中情绪起伏不定，一方面不敢再买(已经浪费了不少金钱，而且成了家的人不应该再作单身汉的放荡)，另一方面还想再试。于是又开始读音乐杂志、收集资料，甚至于在收到一笔意外之财(譬如本文的稿费)之后，根据研究心得再买一个“最后”的版本。

我近年一贫如洗，愧对父老妻女，实在是受了我这个业余嗜好之害。

不过，如果我需要为自己辩护的话，也自有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。

其实，我的专业(文学)和我的嗜好(音乐)

是可以相辅相成的。有时候我感到读书和听音乐所得的“快感”颇相似，特别是小说和交响乐，其结构的对称性可以找到理论的根据：俄国理论家巴赫金(Bakhtin)所得出的“多声体小说”，就是一例。我个人在聆听音乐时，下意识往往把它和文学的境界混在一起，反之亦然。读文学的书，往往想到音乐的主题。唐诗和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音乐，在我的脑海中就产生类似的效果(可惜我文笔生硬，不知道如何描述)。据说钢琴家傅聪也曾作过此种看法。初读昆德拉的小说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，我直觉地认为全书是一首弦乐四重奏，四个主要人物恰似四种提琴，在全“曲”的结构中作哲理和情感上的交融。而这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后，却面目全非，精致的四重奏变成了大而无当的交响乐，而且指挥者——导演——的诠释全错了，不该有的重音却拼命加强，把整个小说的“轻”搬弄成使我难以忍受的“重”！观后浑身不舒畅。回家猛听雅纳切克(Janáček，昆德拉最喜欢的捷克作曲家)的两首弦乐四重奏，心情才逐渐平稳下来。

我授文学的课，往往作音乐的隐喻，学生听不懂，我更感到对牛弹琴，聊无乐趣。浅显的例子，学生比较容易接受，譬如说：我每次重教鲁迅的小说，就说：“每一个指挥家，都想诠释贝多芬的九首交响乐，经典作品可以容许不同的读法，卡拉扬前后录制过三次贝多芬的交响乐，我也前后读过三次鲁迅的小说……”，说着就自鸣得意起来。有时候文学作品互相指涉和反讽，就用巴尔托克《交响协奏曲》中的一个乐段引用并讽刺萧斯塔科维奇《第七交响曲》的例子，于是又可以把话题扯到文学与政治、乡土与现代、作品与诠释等等大问题。目前我正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：从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——和他的一本自传——引起的：为什么在苏联能产生萧氏这样伟大的作曲家，以音乐语言的形式来反抗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，而又能极尽反讽的效果（虽然他也被更现代的巴尔托克反讽过）？而中国大陆四十年来为什么出不了一个萧斯塔科维奇？譬如，他的第五交响乐结尾的空洞式的锣